

1946-1947 年
第 4 卷第 1-7 期，
第 5 卷第 1-6/7 期



我們的立場

本社

這是一個劫後餘生遍地瘡痍的世界，也是一個歷史上動盪轉變的大時代。所以基督教在今天正應當發揮牠的功能，但事實上所表現的，並沒有多大的力量，這不能不說是它在近年來，逐漸地失掉了它的立場的原故。因此，中國基督徒要使基督教對於此後的中國更有貢獻，就必須檢討教會內部的生活，重新把握住福音，注意教主所賜的一副遠象，也就是看清自己的崗位和世界的趨勢與我們努力的方向。

那麼，本刊的立場是什麼呢？無疑地，我們是站在現代中國基督教青年團契的崗位上。我們所指的「現代」，乃是以動的原理代替了靜的哲學，以大眾的福利推翻了特權的享受，不斷革命不斷創新的「現代」。「現代」有它特有的精神，所以「現代」的確確存在。因此，我們認為現代的中國，已不是被封建勢力把持下的中國，也不是被買辦勢力榨取下的中國了，而是以民衆福利為前提，非但民有民享而且民治，無論是政治上經濟上都是民主的新中國。這樣的中國才能適合現代而生存！同時，我們認為的基督教，已不是以自我為中心的麻痺劑，或假借宗教謀取政權的陰謀把戲，乃是以學習耶穌的生活服從真理，改造社會而領導現代的原動力。這樣的基督教才能供應現代的需求，才有光明的前途。我們並不是飽經世故的老年人，也不是乳臭未乾的小孩子，乃是真誠坦白具有朝氣的青年，抱着同一的信仰，過着同一的生活，爲了完成人生神聖的任務，我們集中力量結成團契。這團契不是一個普通社團，也不是分門別戶放散破碎的教會，乃是由自由平等共有共享同甘共苦的結合，對外願意與中華的一個子會。我們站在這種立場，對內調練自己的結合，對外願意與中華的一個子會。我們更求基督教適合當地大眾所喜歡的大眾作風和大多數氣味，幫助新中國的重建，天國早日降臨到現實社會！

我們本着這種立場，不管物質與人力各種條件的困難，我們決意要這個刊物，內容分爲以下數欄：

一、宗教論壇——這一欄好像普通報紙的社論，我們希望藉着

它提倡中國教會的合一，和研討中國基督教本色運動，具有這樣志趣的同道所寫的文字，我們極端歡迎。

二、十日談——我們認爲最有意義的談話，一定是談明題，所以這欄是針對中國青年而設，因爲生於今日中國的我們，個人本身有許多疑難，而社會制度也是充滿了矛盾，我們願意公開暴露青年和社會的種種問題，從宗教立場加以解釋和分析，希望能找出一個比較正確的答案，使我們個人和集體的生活，有所借鏡。

三、小團契聲——這一塊園地是爲了記載各小團契間的活動，彼此觀摩，互相切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藉着這欄，使我們中間的距離更爲縮短，歡迎各小團契精短秀美的通訊以及一切紀念介紹的稿件。

四、燕園清話——我們知道聖經有它的極大的文學價值，救主耶穌本人即是一位天才的詩人，基督教與文學的關係是異常密切的。而且，宗教不只是真理的泉源，萬善的樂歸，亦是美的經驗！因此爲了鼓勵宗教文藝的創作以及譯述，我們特闢這欄，並不僞是爲了點綴這美麗的燕園。

以上四欄是本刊由創始以來的真面目，在這復刊以後，我們不僅要充實它的內容，更增開宗教生活一欄；內容在音樂方面有聖詩的介紹；史實方面有聖教先賢的小傳；宗教學識方面有基本信仰的討論；靈修方面有契友系統讀經的日課及名牧論文示範；我們希望它不但能有秩序的供給契友以宗教的常識，更願淺深契友靈性的果園。此外，國外基督教的趨勢，國內教會的消息，以及各地團契動向和本校團契的狀況，我們也願意收集，使我們更認清我們的立場，守住我們的崗位！

自然，這刊物有它的理想，也有它的現實，由現實走到理想中間的路途一定是遙長的，彎曲的，坎坷的，它或者會走向光明，也會走入黑暗，它可能長壽，它也可能夭折。它的前途如何，除了受物質環境等條件的影響以外，全看同人的努力和讀者對它的態度了。在本刊復刊之時，願上帝祝福它永遠康健！

Contribution to the First Post-War Issue of the Yenta Christian Fellowship "News Letter"

We are happy indeed that this Yenta Christian Fellowship "News Letter" is going to be published again after more than five years of silence. We hope you will all read it, contribute to it, and help make it the vocal Christian conscience of our University.

Some of our number have loved Yenching for many years, others like myself for fewer years, and we hope that you, who have come only since last fall, will grow to love her as we do. We love this campus, which is becoming so beautiful now in the spring—with the buds bursting overnight into bloom, the tinge of green coming to trees and grass, and the ever-present view of the blue-purple hills to the west, outlined sharply as they so often are by the amber-yellow of an evening sunset. We love Yenching's traditions of tolerance, freedom, and service, and we have dreams of what she can mean to the life of this great country, which we also love. We all want to see this land delivered from its trials and hardships become prosperous and strong, able to take her place amongst the truly great nations of the world, commanding not fear but respect. And we are confident that this is her destin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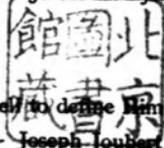
But we believe that this or any nation in order to be great and blessed must acknowledge the greater power of the in-

finite God. We believe that He deals with nations as with individuals, that nations may and do sin against God, and that He punishes them with exact justice. We have seen in these last years the awful judgment visited upon peoples who have neglected and spurned Him.

The hand of Providence has surely been with us; we have been given victory over our enemies, and we feel that in some very imperfect way our nations have been the instruments of God's justice; for this we should feel profound gratitude. In the time of victory, however, there is extreme danger of our own countries falling into sin-selfishness, pride in our own process, disregard of others, and neglect of God. So it is most urgently necessary that we become humble, confess our national sins, and pray for His pardon and blessing.

It thus becomes expedient for us who are privileged to be associated with Yenching to highly resolve that the war-dead, both known to us and unknown, shall not have died in vain, that this nation under God shall have a new era of peace, and that we will do our part in sacrifice and service, and steady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 character to make it a true and lasting one.

James H. Pyke



WELL SAID

It's easy to know God, so long as you do not we yourself to define Him.

VEV

Joseph Joubert

人須要信上帝

趙紫宸

宗教所憑依的是信仰，科學所尋求的是知識，人生則二者須兼而有之。知識不足，加上信仰，二者兼收並用既非矛盾，二者相輔相成，亦非無理。可是我們至今這聽見科學與宗教是互相矛盾的；因為見其一的不能推而見其二，入於此的不能廣而入於彼，以致接壤的境界，成了水洩不通的兩段，使有心人加添了無窮的煩悶。其實我們若認識科學，自會瞭解科學研究事象，祇求事象變化的過程，並不須用事象所示之外的原則來解釋題材。科學不須要用上帝講學理，亦不反證上帝的存在。科學不須承認人生有自由，倫理則不能不承認人生有自由；科學不須，甚至不肯承認人有靈魂，宗教與道德却不能不堅持自我或靈魂的存在。科學所不認者，並非無有。科學即有反證，所謂亦並非全部。因此宗教在科學之外，執持信仰，若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自不與科學發生衝突。不但如此，開明的宗教，可以開拓人的心胸，擴充人的學問，維持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使人安心立命，保全價值，進入聖域，成立精神的家園，建設地上的天國，制伏罪惡，發揚友愛，為科學所不能為，成科學所不能成。宗教的事工是立人，是建造理想的社會。

我們須要有科學，須要有科學的態度，但更須要有宗教，須要有宗教的信仰與精神。宗教之中，以基督教為最圓滿最實上。我們信基督教，自然即要信上帝。其實上帝是解決一切人生問題的總關鍵。請言其故。科學之極致，即是以物制物，所以注重事象，

不必在事象之外，另覓超象的原則，去解決物的問題。以物制物，是人的事工，人在物表，人在物上，開發物理，故能制勝。這仍舊是以上層之力，解決下層平面上之問題。物質在不能自己制自己，須人使其制之。同樣，人不能自制，亦不能制人，勉強為之，只有大亂。到了今日，我們看見科學的昌明，自然的征服，都是上層的人控制下層的物。人之上沒有總力，所以人能征服自然，而不能管制自己。人可以立條約，定法令，建國聯，組聯合國，但若沒有公共的信仰，若至終不信上帝，則趨孟之所費，趨孟能賤之，人手之所造，人手可以摧毀之。

這世界好像是三重天，自然是一重天，自然之上有神，人又是一重天，人之上，似乎無有，其實則有上帝，上帝乃是至高的一重天。自然不能自發，人乃以上臨下，征服自然，整理自然，控制自然，應用自然。人之上，又有主宰，人却不信；因為人的許多問題，盡可用自力去解決。獨有那克制自私，滿足人欲的一件事，人沒有法子辦。這是人精神統一的一回事。在這件事上，人須要超出自己，向無形無象的世界裏去搜尋。人雖尋找，總不得着。上帝乃又以上臨下，進入人的範圍，到人間來助人解決人間最嚴重的問題。人下臨於自然，上帝下臨於人，自然接受人的整理，就能發育萬物，人若接受上帝，人間就有快樂和平。否則祇有亂。因為真理如此指明。基督教如此指明。真理無他，基督教無他，就是上帝到世界上來，救人脫離他所自囚的樊籠；就是道成肉身，就是耶穌基督以及耶穌基督所指示的生活方法。

法。這些議論，好像是奇怪的。其實是人們不慣想，並不是議論不正確。天演論以為一切新東西，都包在舊有的自然裏，只要一件件的推出來，就有新世界。不是奇怪的理論麼。誰看見過這套戲法的內蘊呢。我們說以上臨下，上帝降世，新耶路撒冷從天下降，人們却為奇怪。等到你全心信受，接收上帝在心裏，誠心服事，竭力遵從，你又另得了一種習慣，覺得這誠是真理，不信的纔太奇怪了。總而言之，人類若沒有超越的主宰，引導他們的信仰，統一他們的生活，限制他們的欲念，世界是毫無希望的。所以我們說人須要相信上帝。

徵稿簡約

- 一 本刊以報告燕大基督教團與宗教活動，及國內外基督教消息，並研討真理，發揚主道，藉以樹立合作統一之基督精神為宗旨。
- 二 來稿體裁不拘，惟請用稿紙寫，勿書兩面，勿用鉛筆。
- 三 文字以簡短生動為妙，並請標點清楚，字體勿潦草。
- 四 譯稿請附寄原文或譯原書作者及出版日期出版地點示知亦可。
- 五 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其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 六 來稿除預先聲明者外，刊載與否概不還過。
- 七 來稿請書明真實姓名及住址，但署名本稿作者自便。
- 八 來稿請勿抄襲或一稿數投，以免糾紛。
- 九 來稿請交燕大基督教團與每刊編輯部。

小團契

復活的光鹽

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牠再鹹呢！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馬太五章 13 至 16 節

經過了好幾年的黑暗，天終於亮了，「光」也就重新照耀於人前。「鹽」是不怕壓迫的，永遠保持著它的味。隨著燕園的復興，「光鹽」誕生了。

「Come dear friends let's sing.....」一片嘹亮的歌聲，從未名湖上隨了初春的東風，吹送

到人們的耳中。十五個大孩子隨了老大哥 Walter，從男生宿舍前的路上，踏著輕鬆而又有節奏的步子，沿著湖畔，唱著，走着。這是一羣小「光」小「鹽」，走向鏡春園西邊的小亭子去開會。

借著明朗的月光，我們唱詩，我們查經，我們靜默。玩吧！今天的會序是遊戲會呢。一人一句講故事吧！衆志成城，好不容易，轉了三週才有結局。問問題吧！所答非所問，作了幾樣遊戲，來！練一個 Talk Dance。笑着，唱着，跳着。……「噓，噓，噓」，九點半了。回去吧！不早了！「下次是討論會，誰領會，別忘了。」……

CS 團剪影

每星期二，四午後五至六時，是 CS 團的「英語研究會」。過去會場常是在適樓一〇五。可是，春天來了，我們不願辜負這燕園的美景，所以將會場遷到了！有時候在土山上的亭亭，有時在校园里別的地方。我們一面互相砥礪，一面欣賞大自然的。我們唱歌，讀詩文，談話，討論，好像是弟兄姊妹。研

「我們同在一起，在一起……快樂無比……」唱著清快的歌聲又向南走去。

我們不只是玩，也有讀書，查經，討論，演講等活動，我們樂於探求真理。我們也願意服務，上月隨了學校去參觀聖德學校，覺得殘疾的孩子們太可憐了，於是，經過了不少的困難，給他們捐了三萬九千元。幾個人騎車遠遠城去，回來時，晚飯沒有了。最近團契想辦一所義務小學，我們為了鼓勵同學的服務心，雖然我們已經很忙，但是全體報名了。

在「燕大一家」的呼聲下，燕大是一個家族，我們這十六個人先由「光鹽一家」做起。我們是光，是鹽，我們要使燕園光明，也要使燕園的生活有一味兒。

究會的人數比上學期少許多，因為這一學期，只是團內的契友參加，不如從前熱鬧了，又是一個新的作風！我們不願意太拘泥形式，只願意達到我們的宗旨。不久，我們還計劃有一兩款迎新外朋友參加的集會，打算請名人演講，或收聽廣播等。來調節一下外表上的沈寂，並且盼望能得幾個新契友！

介紹未名團

提起未名團，人人都不會覺得這名字生硬吧！那末，似乎不必再自我介紹了；那末，因為我們介紹的一切，也許世界還有不明白的地方。同時，我們也希望知道一點別的團契的情形，本文的動機，不過是拋磚引玉而已。本團的組織，相當滿意，但不是完全沒有能再改善的地方，契友們的友誼，彼此改善的地方，還算密切，然而不見得準超越別的團契。

我們出版過刊物，雖然是不清楚，內容不怎麼充實，然而對於燕園文壇在好些日子以前「風毛麟角」的時候不能不算是開路先鋒！這，我們不敢驕傲，而事實上燕園近日的一切刊物，報已如雨後春筍了。說起壁報來，我們也不肯示弱，特刊也出了。對學校取批評的態度，對同學用鼓勵的作風，雖然文辭未免粗形見拙，然而為了爭取自由我們的壁報居然敢「大膽問世」這不能說是一無所用，到底是一初生之犢不畏虎！呵！相獲得對一切問題的解答，以互進契友們的學識。我們時常旅行：「望兒山之嶺」、「昆明湖之畔」，一軸一軸的圖畫美境，對於契友間的友情，不無些微增添。事實上未名會如說的這般優美，不過人總會喜歡裝飾的，這正是希望引起其他團契的妒嫉而競爭，以期得將來團契同化的一日啊！

聖歌介紹



上聖歌集一二正說
 帝路。每備年九教：
 得由聖詩赴這徒了
 便在第三節四首，堅
 無生三節十有固保
 張危節和六國人說
 個面之精的節時寫詩
 勇時，同一。于約
 氣，便工節寫首一在
 選信以唱的詩五二
 歌知道，是二五

歌起位一歌學十和家得，是。首，即的書名的
 三，八友馬改十這，即的書名的
 十，入友馬改十這，即的書名的
 家，研時，有為作的世詞，堅固保
 得，究時，有為作的世詞，堅固保
 十，入友馬改十這，即的書名的
 家，研時，有為作的世詞，堅固保
 得，究時，有為作的世詞，堅固保

大來對了拜，普解法
 十三多源聖或，在通流一有人
 三數第加聖的，在宗流法家說
 十採首一功，在宗流法家說
 三數第加聖的，在宗流法家說

界和△宗大聖宗
 宗中△教關聖教
 教堂美生契宗
 名學化中教動
 曲。唱結部練開
 片會成擬粉始
 樂定體與粉復
 會期。格立，隨
 於，介本等會
 紹市期校校學
 世協在之經校

數百簡友理△士
 類。分贈借，完△
 百。分贈借，完△
 類。分贈借，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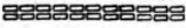
不久傳遍德國，成爲國歌所不能
 比。的國家詩歌了。在五十三年語
 言裏，至少有八十種譯文。至今
 不但傳遍世界，且能鼓舞一切受
 壓迫的人們。
 (鎮非)

消息一束

△本校上週早特會由韓德德女士
 (Christiane C.) 領，趙紫宸博
 士將主領下週早特會
 △分贈各書，友並開放書館，近日
 靈修，內書，凡本即
 等二書及借校將整



聖教先賢



幾個中華基督教抗羅宗的領袖

維麟著 光華譯

當我們記述二十世紀以前在
 中國的基督教抗羅宗佈道工作時，
 我們可將它分作三個時期，
 並且我們能找出三個傑出的傳教
 士來代表這三個時期的工作，他們
 的宗教精神和他們的貢獻是值得
 敬佩的。
 在他們中間馬禮遜是第一個
 時期的代表者，他是第一個到中國
 廣傳基督教的傳教士，當他是小
 孩子的時候，他要學習聖經，他時
 常說：「聖經是我惟一學習的
 福，我信賴上帝必以祂慈惠的祝
 福，伴隨我的學習。」
 當他想到他的未來事工時，
 他禱告說：「耶穌，我已奉獻我
 自己，爲你服務，問題就是，我
 將在那裏爲你服務。我從你的聖言
 中知道，你的願是傳揚福音到
 普天下去，主啊！我的願望是
 從事最需要勞作的地方。」上帝回

答了他的禱告，他得到來中國的
 機會。但是在那中國閉關自守傳
 教士離群索居的時期，佈道工作
 是很難推展的！因此傳教士們幾
 乎全體從事於寫作的工。在那
 時，馬禮遜也專心一意的寫作，
 他的第一個貢獻是聖經的翻譯，
 第二個貢獻是一本輔助外國人學
 習中國語言文字最好工具的中文
 字典，他在中國工作二十五年之
 久，雖然很少人注意到他的工作，
 他實在先撒了福音種子以後的
 傳教士們去收割的人。他的中國
 人格和宗教信心影響了第一個中
 佈道者，梁阿發，梁氏本來不過是
 一個不信徒，但是因馬禮遜的引
 導，他能拿出生精神去與建教會。
 他們能爲傳佈福音而盡力寫作。
 他們的工作是令人驚讚，尤其
 是在那佈道工作異常艱難的時
 期，更值得我們的珍視。(特續)

△本校上週早特會由韓德德女士
 (Christiane C.) 領，趙紫宸博
 士將主領下週早特會
 △分贈各書，友並開放書館，近日
 靈修，內書，凡本即
 等二書及借校將整

